

2017「年度藝術大賽」 聚焦當代水墨藝術

水墨藝術，尤其是結合西方藝術技法、當代裝置、概念的當代水墨，是近年新興的藝術潮流。不論是大中華地區，抑或是在外國，不同美術館都舉辦了以水墨為題的展覽，包括前年開始每年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水墨藝博》以及今年九月即將在西九M+博物館的當代水墨展。已經連續舉辦了兩屆的「年度藝術大賽」亦選擇以水墨作為今年的主題，舉辦「年度水墨藝術大獎2017」，並邀得多位水墨界藝術家及策展人擔任評判，得獎作品也會一如以往在本地知名藝術展Art Central展出。既吸收了中國文化土壤、又具全球化普世性的當代水墨隨着藝術界和社會大眾不斷的關注和普及，繼續弦揚傳統中國藝術的內涵及擔當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藝術的溝通橋樑。

是次比賽的主題為「心映」，鼓勵參賽者透過水墨藝術表達其個人生活經驗、想法和情感。參賽者可選擇參加「抽象」或「山水風景或人物」類別，並分為三個組別：公開組（18歲或以上）、高級學生組（13至17歲）、初級學生組（9至12歲），有興趣參賽者可於9月15日前免費報名，其中公開組優勝者更會獲全額贊助的獎學金到海外參加藝術家駐村計劃，而得獎作品也會在主辦方旗下的展覽廳「藝·坊」及Art Central展出。據主辦方代表介紹，去年的參賽作品有過千份，反應熱烈，而且去年公開組的冠軍亦因此轉為全職藝術家，所以這個比賽是讓年輕藝術家大展拳腳的跳板。此外，普及藝術也是主辦方的初衷，因此他們選擇舉辦一年一度可持續性的藝術比賽而非純粹冠名，設立相關畫廊，同時讓中小學生也有機會參與，並將作品展出在具一定分量但商業性質較不濃烈的Art Central。

是次比賽的專家評審同樣極具分量，包括書法水墨藝術家徐沛之、水墨藝博創辦人許劍龍、策展人及藝評家汪玲、漢雅軒創辦人張頌仁及當代水墨藝術家鄭重實。前三人也親臨當日的發佈會。香港文匯報記者把握機會與徐沛之及許劍龍對話，了解他們對於當代水墨的看法及抱負。

徐沛之：革新傳統書畫抒發當下感受

徐沛之幾年前曾以草書流行曲《陀飛

輪》的中國書法作品獲香港藝術館頒發「青年藝術家獎」，近期他還正式轉為全職藝術家。本着「書畫同源」的精神，擅長書法的他同樣精於國畫。如同他結合傳統書法與流行音樂文化的得獎作品，雖然一方面他肯定臨摹及了解傳統精神的重要，但另一方面他並不受傳統拘束，因此，他對於當代水墨也持肯定的態度。「當代新水墨的誕生是源於近一百年內中西文化前所未有的激烈碰撞。大概在六七十年代呂壽琨已經在香港開始新水墨的革命，其實發展至今已有一五六十年，期間曾經一度沉寂，但近十多年熱潮又再度捲起。我不認為當代水墨與一些較傳統的書畫作品有較大分別會造成問題，因為藝術家可以有自己的實驗精神。」他繼續解釋：「當然，當代水墨的作品應該有對傳統的傳承，但也應該真誠反映自己身處的時代的感受，否則就會變得虛偽。」所以，他對是次比賽「心映」的主題讚賞有加。「如果只是書寫傳統的唐詩宋詞，其實反映不了當下的感受。尤其是香港這

個壓抑的藝術環境，藝術家應該有不少負面的感受要透過作品宣洩。」不難想像，《陀飛輪》的歌詞也反映了徐沛之當下的感受。

除了擔任評判，徐沛之也會邀請得獎者參加由他主辦的水墨工作坊，而他之前也有不少統籌和教授書法藝術課程的工作。他認為香港不但水墨比賽平台匱乏，而且在藝術教育配套方面相比起內地也很貧乏。「內地每個地方都有大專程度的專業藝術學院，而且有自己的附屬中學，基本功扎實，但香港的教育制度卻不容許你很專注地練字、練畫。」因此，他在香港的教學都是以打好基本功為主：「再當代的水墨，也不能單把一個概念轉化成作品，所以對於基本技法和審美的掌握是不能缺少的。」至於他自己成為職業藝術家的大計，他表示以前業餘時花費幾年才創作出一兩幅作品，現在多了時間練字練畫，將來作品會在巴塞爾藝術展（Art Basel）及《水墨藝博》等大型展覽展出。

許劍龍：當代水墨重點在於「形而上」的創新美學精神

許劍龍是《水墨藝博》



■（左起）：水墨藝博創辦人許劍龍、藝評家汪玲



■大華銀行年度水墨藝術大獎2017活動拉開序幕。（左起）：許劍龍、汪玲、葉楊詩明、徐沛之。



■大華銀行年度水墨藝術大獎2017活動



■書法家徐沛之即席揮毫

的創辦人及總監，從事水墨藝術工作十多年。鍾情當代水墨的他透露自己評審時會順理成章地看重作品的創意性，期望看到一些破格的參賽作品。「水墨已經發展了上千年，從事水墨的藝術家也多不勝數，有一些藝術家有新的想法、走出新的路向，與較傳統的作品對話，其實是一件好事。」他又分析了內地與香港水墨藝術的不同走向。「香港過去幾十年始終是一個經濟發展很平穩的現代大都會，所以這個地方的當代水墨作品中都流露出都市的生活情趣。而內地社會環境不同，當代水墨亦較遲起步，在八十年代才開始發展。因為內地從事藝術的人口基礎很大，所以當中既有一批很想打破所有傳統、水墨作品風格很前衛的藝術家，又有一批符合傳統美學框架的水墨藝術家。」

提到當代水墨的前景，許劍龍認為從拍賣市場的反應來看，其實當代水墨的價位仍屬

起步階段，與傳統書畫或者其他媒介的作品還有一段距離。不過他認為當代水墨「年資」較短，在市場有起有跌實屬正常，長遠發展而言，其藝術、文化和學術價值的提升比起短期的拍賣行投標價格重要。他也觀察到近年愈來愈多人學習書法和水墨，對於水墨的關注度和發展是一個利好。「除了年輕人，也有一些成年人開始學習水墨。可能很多人發現書法現在其實不像以前墨守成規，反而可以配合一些當代的跨界創意和設計，說明了我們的藝術語言也需要反映全球化時代的特徵和當代生活的氣息。」他又期望將來會看到更多創新性的水墨作品：「不是單一技巧或單一媒材的創新，而是精神性的創新。這種作品甚至可以不用水墨做媒材，但也可以『形而上』地保留水墨的精神，將既有中國文化的哲理融化成當代的作品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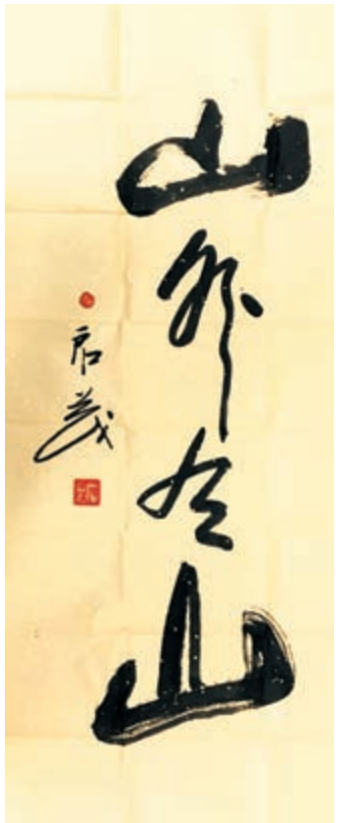
如詩的書韻—賞何啟茂書法有感



■書法家何啟茂



■《壽》何啟茂書法作品。



■《山外有山》何啟茂書法作品。

不隨意跟風，不刻意模仿，注重創新，走自己的路，是何啟茂先生書法風貌不同於他人的重要原因。他認為，書法是一門自由自在的藝術，一幅好的作品，是作者自然地把自己的心展露在紙上的自覺行為，堅持自己的信念，走屬於自己的路，是一個書法家必須具備的素質，只注重繼承、不注重創新的現象需要調整和改變。書法界需要有何先生這樣樂於探索、勇於創新的人。

書法，是性情的發散和表達，漢代蔡邕《書論》中曾說，「書者，散也！欲書必先散其懷抱，任情恣性，然後書之……」何先生書法藝術的魅力，正在於他的「任情恣性」和「從心所欲」。

何先生的字給我的第一印象是：涉筆成趣，飄逸自然。他的許多作品的結構和創意都別具一格，比如他所書的「壽」字，可以說是千變萬化。他大膽地把傳統造字中象形、會意等方法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創造出新的字型，並隨着不同的寫法賦予了不同的意境，清新自然，簡潔流暢，具有獨特的美感，也賦予人們更多的興趣和想像，為不同民族不同階層的人們所喜愛，被國家博物館乃至海內外多家博物館收藏，還被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元首收藏。

何先生生於福建省上杭縣的一個偏遠小山村，十幾歲便離開家鄉在外打拚，不同的工作環境，不同的城市生活，不同的地域風情，以及不同民族、不同階層的朋友滋養了他的性情，壯闊了他的胸襟。近四十年来，他去過近百個國家，足跡遍及世界各地。但無論工作生活在何地、何時，在他心中時刻裝着閩西家鄉的山、家鄉的水和家鄉的人，在他的作品裡，處處體現出山民們真誠、樸實、守信等特有的品行。他所書的《山》字，猶如映照在他家鄉汀江母親河的大山，橫似清泉出山去，豎如長劍指雲霄。

何先生常常把許多美意寓於他的創作之中，如把線條拉成蒼茫的枯筆寓意「常青藤」，以「點」寫做「壽桃」狀以寓「健康長壽」之意，借用「日」、「月」象形的寫法寓意「日月同輝」等等，甚至形似艦船上的錨，意為「穩定平安」，形似葫蘆表現「福祿壽」，觀之令人一振。

除他新創的《壽》字外，也把更多的作品賦予了詩的意境，如他所書的《晚秋》，給人一種「晚霞西下，炊煙裊裊，遍地金黃」的秋天收穫的美景；作品《不忘初心》，則把觀者的思緒帶回了昔日難忘的歲月；作品《山外有山》，彷彿讓人想到蘇東坡「橫看成嶺側成峰」的感悟；書岳飛的《滿江紅》長卷，展現了他那「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般壯闊的軍人胸懷；書蘇軾的《赤壁懷古》，則彷彿



■《和天下》何啟茂書法作品。



■《晚秋》何啟茂書法作品。

把觀者帶到了那「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的古戰場。尊重歷史傳承、貼近現實生活，成了他作品始終充滿生機與活力的源泉。

我想，何先生的書法之所以受到廣泛推崇的另一個原因，正是他把對生活的熱愛和詩人般的情懷融進了書法作品裡。他認為，書法與詩有着共通的節奏感、韻律美、意境美，一幅好的書法作品就如同一首美妙絕倫的詩，字裡行間要有着詩的激情與浪漫。他在《詩歌、詩人與詩》的散文中寫道：「書法是詩的載體，詩是書法的體現，書法與詩是一個共同體，都是強者的讚歌。」

他還常常說，「無論當下網絡時代如何突飛猛進，民族的生存與發展不能沒有詩，更不能沒有書法」，「沒有書法和詩的時代是個沒有生機與活力的時代，沒有書法和詩的民族是個不快樂的民族，快樂屬於心中有詩的人」，「書法者需要有足夠的堅持與執着，要有詩的浪漫、詩人的情懷」。書為心畫、字如其人。何先生書法作品裡所展現的正是他豐富的心靈世界。

何先生的為人也如他的書法一樣，本分真誠而樸實，我喜歡他的書法，更欣賞他的為人。不隨意跟風，不刻意模仿，注重創新，走自己的路，是形成何先生書法風貌不同於他人的重要原因。他認為，書法是一門自由自在的藝術，一幅好的作品，是作者自然地把自己的心展露在紙上的自覺行為，堅持自己的信念，走屬於自己的路，是一個書法家必須具備的素質，只注重繼承、不注重創新的現象需要調整和改變。

文：周伯林

心清色秀 黃貴權攝影展即將開幕

7月5日至7月31日，香港攝影師黃貴權首次畫廊攝影個展《心清色秀——黃貴權攝影展》將在季豐軒畫廊呈現，展出其過去超過50年間創作的彩色及黑白作品共49件。展覽中獨特的彩色及黑白作品揭示出黃貴權在藝術風格上的轉變軌跡。14幅黑白作品於1966年至1974年間創作，以寫實形式拍攝香港社會生活；而35幅彩色作品則創作於1983年至2014年間，以充滿畫意的拍攝手法呈現大自然之美。

黃貴權1959年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及後作為專科醫生執業，直至2006年退休。在行醫期間，黃貴權時常面對生死，為陶冶情操及緩解壓力，34歲那年他師從攝影大師鄧雪峰學習攝影。他的黑白創作主要記錄了香港公屋、漁村、建築地盤的日常生活，以及其他社會現象。

從1984年至1994年的十年間，黃貴權幾乎停止了攝影創作，靜心鑽研中國書畫與中國傳統文學，自此，黃貴權將中國傳統藝術精神融入到他的審美中，開始用鏡頭記錄自然之美。

四季是中國傳統書畫中常見的主題，而黃貴權以他出色的風格與技巧，從攝影的角度探索自然之美。不同於中國傳統山水畫以黑白單色為主的風格，他的四季攝影作品色彩豐富、鮮活，正符合了他的信念——攝影的獨特在於其能夠拍攝出繪畫難以捕捉的瞬間。黃貴權在

這些攝影作品中出色地平衡了對四季的寫意描繪，同時保留了攝影獨有的寫實元素。個人情感與體驗滿溢於作品中，與中國傳統文人畫中的風骨遙相呼應，這正是黃貴權作品的特別之處。

黃貴權在幾十年的創作生涯中，堅持使用菲林相機，不做任何電腦後期處理。他認為，菲林相機可以進行多次曝光，每次按下快門，菲林的感光層與光線就會發生化學反應，產生豐富的顏色與微妙的動態。「在無數的拍攝過程中，我感悟到攝影藝術從具象過渡到抽象，有廣闊的創作空間。我以借景抒情來追求朦朧美，景物若隱若現，有藏有露，韻味無窮。我追求藝術上的一種意境：『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只是山』。而在創作過程中，物我兩忘，豐富的感情自然融入作品之中，達至天人合一的大美境界。」

季豐軒經理人季玉年表示：「我感到十分榮幸能在季豐軒舉辦黃貴權的首次香港畫廊攝影個展。黃貴權作為一名傑出的醫生已有50年執業經驗，他雖是自學攝影，但早在70年代就已得到國際認可。藝術家將其人文修養、人生領悟與觀察體會和攝影技巧想結合，爐火純青，透過捕捉瞬間、打破客觀物相的限制，來開拓視像空間，表達他的思想、感情與美感。現實與想像的界限在他的作品中變得模糊，觀眾在欣賞其作品時也會不禁思考人生。」



■圖註（從左至右）：《趕歸程》，1973，收藏級噴墨打印；《幻想II》，1983，收藏級噴墨打印。



圖片請註明由季豐軒畫廊提供